

国会山风暴凸显“美国反对美国”

一如历史反复证明的，只有美国才能打败美国，如何超越自身传统的发展模式与经验，以更富政治勇气和智慧的方式推动结构性的变革，还有待美国精英们自己的持续努力。

2021年1月6日，美国现任总统的支持者冲入美国国会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上演国会山风暴。首都立法机关遭遇冲击，选举结果在超过7000万本国民众中持续遭遇质疑，政治权力交接流程近似突破和平交接的边界，输掉选举的现任总统被定义为煽动暴乱，三号政治人物与军方商量剥夺最高领导人的相关军事权限，社交媒体大范围封禁账号，这一切被欧美媒体普遍认为应该是发展中国家专利的动荡场景，在2021年1月，在号称西方自由民主灯塔的美国首都核心区，悍然登场，不仅让观察者掉落了一地的眼镜，而且具体而真切地上演了美国反对美国的一幕活剧。

美西方的反思，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主流媒体，不约而同地聚焦于美现任总统及其狂热支持者：现任总统拒绝接受选举结果，用不实信息长期煽动狂热支持者；狂热支持者拒绝认可选举结果，谋求用体制外政治参与的方式寻求改变结果；社交媒体平台提供了碎片化的非理性传播环境加剧了极化和撕裂。这种反思，形成了清晰的解决方案：剥夺社交平台的使用权利，因为威胁公共安全；用法律强力打击已经触动政治红线的风暴劫掠行为，把参与人群定义为暴徒，将上榜的劫掠者逮捕归案；再部署好更充分的警力和国民警卫队，强势压制所有再敢冲击法律和秩序的行为体。看上去秩序就可以充分地恢复和重建起来了。

这种解决方法当然不能说是绝对无效的，但问题在于，如何看待、认识和理解那超过7200万的现任总统的狂热支持者？这里有一组来自布鲁金斯学会的有趣的数据：全美有将近3000个郡，此次2020年总统选举，拜登赢得了其中477个郡，特朗普赢得了2497个郡，相比2016年，希拉里赢得了472个郡，特朗普则赢得了2584个郡；而从GDP



沈逸

的比值看，2016年，希拉里赢得的郡，贡献了全美GDP的64%，特朗普的则贡献了全美GDP的36%；2020年，拜登赢得的郡贡献了全美GDP的70%，特朗普的则贡献了全美GDP的29%。

这组数据展示的是另外一幅图景，一如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一本著作的名称，即《美国反对美国》所揭示的那样：今天被贴上民粹、情绪化、非理性、学历低等政治化标签的群体，与另一个群体的冲突，其实是两个美国之间的冲突；这也是2016年美国学者福山在其论文“美国民主的衰朽还是重生”中所揭示的，即特朗普现象（当时特朗普刚刚赢得了共和党内部的总统候选人提名），是“阶级/阶层政治”复兴，取代“身份政治”的结果。

直白地说，2021年国会山风暴是美国反对美国的具象化体现，是全球化收益与成本在美国国内错配的结构性的后果；是美国精英坚持遵循精致的自我中心的利己主义回避问题，否认或者转嫁矛盾的必然产物。对其他国家而言，目睹这一幕的发生，当然不适合仅仅停留在美国也有今天，或者感慨颜色革命的始作俑者最终遭遇了反噬等阶段，更重要的是从美国汲取经验教训，继而在自身发展和前行的过程中做出更好的预防性选择，避免重蹈美国的覆辙。

至于美国本身，一如历史反复证明的，只有美国才能打败美国，如何超越自身传统的发展模式与经验，以更富政治勇气和智慧的方式推动结构性的变革，还有待美国精英们自己的持续努力。当然，在考虑到新冠疫情的特殊性、复杂性和严峻性的背景下，希望美国精英能早日找回应有的认知水平与决策水准，避免在自私而无谓的政治乱斗中耗散太多宝贵的时间，避免美国人民因此支付更多的生命作为代价。

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从美国汲取经验教训，避免重蹈美国的覆辙。

✉ [发自上海]